



风流侠丐

下

残
墨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风 流 侠 丐

(上、中、下)

残 墨 著

责任编辑：罗 立 群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200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 刷：安徽新华印刷二厂

印刷开本：787×1092 1/32

印 张：40.375

插 页：6

字 数：85万

版 次：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2次印刷

印 数：25301 — 40400

标准书号：ISBN7-5396-0444-1/I·385

定 价：16.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二章 闹 赌 场

蟹手童丐谭磨奴见袁池走向青蝎洞，心中窃喜，暗道：“妈妈的，这回可有好戏看了。姓袁的臭乌龟最不是东西，只要他一进洞，雪儿就会用神蜂把他蜇得屁滚尿流，七荤八素。定叫他大喊投降不可。”

不料，金锚秀士袁池走到青蝎洞口，并不进洞，只是探头看了看，见里面昏黑一片，并看不清雪儿的身影，犹豫了一下，转身对两个罗教高手道：“你们俩先进去，看看里面情景如何。”

那两个高手不敢不听，只好硬着头皮，提剑进洞。

两个高手刚进得洞去，便听洞里传来几声惨叫。紧接着，便见他俩似见鬼魅般地抱头蹶将出来。花月容一怔，蹶过去问道：“怎么回事？”

那两个高手脸色如土，惊慌地连声道：

“毒蜂，毒蜂，里面有……毒蜂……”

话音甫落，便听一阵嗡嗡的蜂啸之声如滚滚雷鸣，自青蝎洞内传将出来。紧接着，无数只大黄蜂呼地涌出青蝎洞，直朝袁池等人扑将过来。接着，又见洞前青影一闪，雪儿背上背着一只蜂箱，飘然出洞。

虎头魔女花月容不知那醉人蜂的厉害，正欲上前扑打，便听小叫化儿谭磨奴慌慌张张地喊道：“乖乖不得了，这是神蜂，

是天下第一毒蜂，被它蜇中一下，必死无疑。他妈的，大家快跑吧，还是逃命要紧！”喊罢，小叫化儿拉起站在一旁的阿柔，转身便跑。

花月容顿时也慌了神。她想：“那毒蜂怕不有千万只，如此多的蜂子扑将过来，其威力胜过千军万马。我虎头魔女武功再高，对付这毒蜂可没有办法。若被这毒蜂蜇死，未免太不值得。”想到此，斗志顿消，对袁池道：“快走！”两个人再也顾不上去捉青蝎洞口处的雪儿，转身拔腿飞奔。

雪儿背着蜂箱，大呼小叫，驱赶着醉人蜂群，随后追撵过来。

花月容等人都是轻功好手，逃起命来好似被猎人追赶的兔子，连蹿带跃，快似迅风。工夫不大，便已跑出青蝎谷。

刚刚来到太湖岸边，正想停下脚来喘口气，陡然间晴空里响起一声摇天撼地的虎啸声，震得四周青山都颤抖起来。花月容等人闻声一怔，均感纳闷。太湖一带，猛虎早已绝迹，不知怎地会有虎啸声传来，禁不住停步岸边，循声望去。

溶溶月光之下，距花月容等人立身之处数百米的湖岸边，一只吊睛白额猛虎，正摇头摆尾，四蹄生风，飞也似地跑将过来。虎背上跨坐着一个青年，正是伏虎童子珠儿。猛虎身后，还紧跟着几个老人。一个是肩扛引魂幡手提哭丧棒的大悲老人石清风，一个是腆着大肚子满面春风的常乐僧苏金伞。另一个老人身材魁伟，穿一袭白衫，走起来大袖飘飘，白髯摇曳，好似大罗金仙转世临凡。

花月容和袁池只认识其中的悲、乐二老，一见这两位怪人出现，都大吃一惊，尤其是袁池，如见了鬼魅一般，唬得心如撞鹿，怦怦乱跳。他想：“那天夜里，我亲眼间这两个老怪物撞破了丹桂草堂的后墙，跳下万丈绝壁下的太湖，而这两个人

竟都未摔死，这事可太奇了。”

这时节，那伙人已越来越近了。骑在虎背上的珠儿老远瞧见了小叫化儿谭磨奴，顿时一怔，高声喊道：“公羊兄弟，你怎么在这儿？我雪儿姐姐怎么样了？”

谭磨奴一见到珠儿，竟忘记了他身边的花月容和袁池，高兴地说道：“你怎地这时候才来？你那个臭鸭蛋老婆已经没事了，她要改嫁给我小叫化儿，我不答应，她便放蜂子蜇我，把我撵到这儿来的。”

花月容问道：“兄弟，那小子是谁？”

谭磨奴道：“他和那臭鸭蛋是一伙儿的，说不定也是个采花男贼。”

正说话间，蓦地，夜空中隐隐传来一阵嗡嗡的声响。众人循声一望，只见一条人影自青蝎谷口蹿出，正大步朝岸边走来。

谭磨奴顿时脸色一变，悄声说道：“乖乖不得了，臭鸭蛋追来了，快跑，快跑！”说罢拉起阿柔，转头便跑。

花月容等人一见从青蝎谷中跑出来的果然是身背蜂箱的雪儿，也禁不住心跳色变。这时，珠儿等人一见到雪儿，竟不再理花月容等人，转身迎了过去。花月容心中一喜，对袁池等人把手一招，喝道：“快走！”袁池带着罗教弟兄们紧跟着花月容，沿湖岸向东，飞奔而去。

回到碧螺山庄，花月容叫袁池等人去歇息，她与小叫化儿和阿柔吃罢夜饭，便到丹桂草堂去见花无痕。刚到仙人渡前，便见花无痕的侍女玉藕，从链桥上飞渡过来，拦住花月容等人道：“小姐，教主夫人身体不适，已安歇了，请小姐和公羊公子回去吧。”

花月容一怔，惊问道：“藕儿，我娘她怎么了？病了么？”

快带我去看看。”

玉藕道：“小姐，你尽管放心好了。夫人并无大病，只是偶染风寒，夜里着了点儿凉，现下已请先生疹过。先生说只需静养几日，便会痊愈。所以，夫人吩咐，这几日她谁也不见。”

原来，珠儿和小叫化儿带着雪儿逃离烟筒洞以后花无痕才悄悄返回逍遥宫丹桂草堂。那夜，她赤身裸体，被雪儿的醉人蜂一顿猛蜇，全身上下无一处没有蜂伤。虽说醉人蜂毒并不致命，但红肿却也一时间难消，那模样实在可怖，难以见人。花无痕怕教中弟兄们见到她那丑模样，便吩咐玉藕等人，封锁了仙人渡，不叫任何人接近她的住处，她则躲在丹桂草堂内，独自疗伤养病。

此刻，小叫化儿谭磨奴听玉藕说，花无痕偶染风寒，病卧在床，不能见人，心中暗自发笑，心道：“那老花娘的病因，只有我小叫化儿知道。她深更半夜与常金贵那臭乌龟偷情，躲到山沟沟里光屁股搂抱亲嘴儿，怎能不得病？”他装作一副极为关心的样子，对玉藕说道：“我丈母娘病了，小叫化儿得去看看。我要亲手为她煎汤熬药，好好服侍她老人家，以尽我这女婿的孝心。”

玉藕笑了笑：“公羊公子尽管放心，夫人有我们侍候，不消劳动公子大驾，就请公子回去安歇了吧。”

花月容见小叫化儿对母亲如此关心，心中亦大为感激。她对玉藕道：“我娘虽然不用我们服侍，可我们也得见她一面，我还有事要向她禀告哩。”

玉藕笑了笑：“小姐和公子的这份孝心，奴婢定禀告夫人知道至于小姐要禀报之事，夫人已经知道了。”

花月容一怔，问：“我娘怎么说？”

玉藕道：“夫人要我转告小姐和公羊公子，眼下太湖四周风紧，江湖高手到处出没，都是冲咱们来的。夫人要小姐速回三山岛，严加防范，千万不可大意。并嘱咐公羊公子，别再离开碧螺山庄一步，以免发生什么意外。”

花月容点了点头，对玉藕道：“你回去禀告我娘，便说我公羊兄弟有惊无险，已安然回到了逍遥宫，请她老人家放心好了。”

玉藕道：“奴婢定如实禀报。”

花月容这才带小叫化儿和阿柔离开仙人渡，回到野趣园。

三个人在书房里又喝了点儿酒，花月容便起身要回三山岛。她想要小叫化儿和她一起走，谭磨奴却执意不肯。花月容知道小叫化儿的脾气，不愿惹他不高兴，便只好依他，又嘱咐了他与阿柔几句，便独自起身，回三山岛而去。

一连过了几日，逍遥宫内一如既往，仍无甚变化。每日里除了那送饭的瘸腿老奴来给小叫化儿和阿柔送饭以外，便再无人到野趣园中来。小叫化儿谭磨奴每日和阿柔在野趣园中玩耍，倒也逍遥自在。乘此机会，日里便到逍遥宫中四处游走，想查找那灵龟洞的洞口所在。不料，他把逍遥宫寻了个遍，也未见到西门百药所说的那口井。

眼看日子一天天过去，离重阳丹桂酒会越来越近，谭磨奴尚未能将罗教的教主会弄到手，心中不免有些着急。他想：“这逍遥宫里根本不见有井，莫非西门大哥记错了？嗯，说不定那灵龟洞的洞口不在逍遥宫内，而是在碧螺山庄中。他妈的，老子总在这宫中转来转去又有什么用？我何不到山庄中去找一找，借此机会，也好去找罗教中的臭乌龟们玩一玩。”

他每日里与阿柔在野趣园中，除了画乌龟、捉迷藏、逗螭螭、讲笑话以外，再无甚好玩，渐渐便有些乏味。他是个耐不

住寂寞的人，最喜热闹，一想到碧螺山庄去玩，便即心痒难耐，叫上阿柔，走出离恨宫，下山而去。

碧螺山庄甚大，千万户人家，散居在山坡上和山坳里。一色的竹篱茅舍，掩映于茂林修竹之中，时见炊烟袅袅，亦闻鸡鸣狗吠，一片农家风光，田园野趣。这里的人家与江南的水乡农家无什么区别，只是每家的堂屋内，都供奉着一尊小小的塑像。那塑像非佛非道，而是罗教的创教祖师山东即墨罗清。

居住在碧螺山庄中的人，大都是太湖中的水手和渔户，亦都是江湖中的武功好手。他们和寻常百姓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受朝廷和官府的管辖，要交粮纳税，但实际上，这里又是一个独立王国。山顶上的那巍峨壮观的逍遥宫，便是人们心目中的皇宫；居住在宫里的罗教历代教主，便是他们的真龙天子。所以，这个独立王国中也有着它自己独特的规矩和严密的组织，教主则掌管着属下教众的生杀大权。

碧螺山庄的中心有一座庙宇，名罗祖寺。寺前是一道小街，街两侧便是酒楼茶馆，亦有娼寮赌场，虽说不如大市镇那般繁华，却也人来人往，颇有几分热闹。这里的买卖店铺，大都是罗教总坛下属各分堂首领们开办的，来此吃饭打尖玩娼聚赌的人，有各地的水路英豪，也有买卖客商，但最多的还是八百里太湖中的水手和渔户。太湖是鱼米之乡，江南富庶之地。吃水上饭的人大都有些钱财，一旦上得岸来，便会来此花天酒地一番。直到把满袋白花花的银子丢到此处，才心满意足地离去。靠着这块风水宝地，罗教总坛的首领们捞了不知多少钱财。

最近几日，太湖四周风声甚紧，罗教总坛教主夫人已下令封湖，所有的外地客商和闲杂人等，都被驱逐出鼋头渚，所以，蟹手童丐谭磨奴和阿柔来到这里的时候，只见街上冷冷清清，不见几个人影，街两旁的买卖店铺亦都已关门打烊。街上所有

见到谭磨奴和阿柔的人，都躲得远远地，看着他俩窃窃私语，谁也不敢近前说话。

谭磨奴心中暗自纳闷，便向阿柔道：“那些臭乌龟都怎么了？怎地见了我便似耗子见了猫一般，躲得远远的？”

阿柔道：“他们都怕你哩。”

谭磨奴道：“我小叫化儿又不是长毛老虎，他们怕我做什么？”

阿柔道：“你是教主夫人的女婿，罗教的驸马爷，那些人，见了你自然不敢近前。”

丐帮少帮主，名震江湖的少侠小刺猬公羊角来到罗教总坛，已被教主夫人招为佳客之事，在罗教总坛中早已传得沸沸扬扬，人人皆知。教中的弟兄们虽然都没有见过小叫化儿，但今日他一出头露面，人们见他和小姐的侍女阿柔在一起，便猜定这其貌不扬的小娃儿便是本教的驸马爷。花月容是罗教的公主，性情刁蛮，骄横拔扈，教中弟兄们都畏她如虎。此刻，他们见了虎头魔女的郎君，自然不敢近前。

谭磨奴本想找些人玩玩，不料人们见了他便躲，弄得他好不扫兴。正觉得有些乏味之际，忽见前面不远处有一座院子，朱漆门楼前吊着两只碧纱灯笼，门楣上还悬着一块长匾，上写着三个大字——水香院。此刻，那镶有铜环的大门紧闭着，只有两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姑娘，正倚门而立，一边嗑着瓜子，一边朝行人搔首弄姿，飞眼吊棒，小叫化儿一见大喜，他跟着金发妖丐苏和游走江湖，不知串过多少娼寮妓院，故虽不识门楣上的字，但见那情景，便知那院里是什么地方。他已多日未进过窑子去与那些姐儿们胡闹，想不到在这碧螺山庄中竟遇到了他最熟悉的去处，顿时兴趣倍增，便对阿柔道：“转了半天，也没个好玩的去处，在这里却碰上了这么好的地方，阿柔，

我们进去玩玩。”

阿柔见他所指之处，顿时脸儿一红，瞪了他一眼道：“去那里做什么？”

谭磨奴嘻嘻笑道：“那里是最好玩的地方，你没去过么？”

阿柔啐了他一口道：“那么肮脏的地方，我看都不看一眼。”

谭磨奴笑道：“哈，你好没见识。那里面的小花娘，一个个如花似玉，都会唱曲儿，亲嘴儿，好玩得很哩。好阿柔，我们进去玩一玩好不好？”

阿柔把眼一瞪：“你敢？回头我去告诉小姐，看她不打断你的腿？！”

谭磨奴道：“我才不怕那丑母羊哩。”

“哼！”阿柔俏脸凝霜，冷冷地说道：“你不听我的话，我马上便回三山岛，以后再也不理你了。”说罢，转身欲走。

谭磨奴不怕花月容，但最怕阿柔今后不理他，一见阿柔真生了气，忙追上来道：“好阿柔，亲亲老婆，我听你的还不行？”

阿柔停住脚步，问道：“你说，以后你还到不到那种地方去要？”

谭磨奴道：“亲亲阿柔哩，我是和你说笑耍子，你怎么当真？那鬼地方的小娘一个个丑得吓人，有什么好玩？小叫化儿有你这个美人做老婆，再也不会到那种地方去哩。”

阿柔这才转怒为喜。

这时节，忽听水香院斜对过的一座院子里，传来一阵吆五喝六的喊叫声。谭磨奴一怔，问阿柔道：“咦，那里是什么地方？”

阿柔道：“是赌场。”

蟹手童丐谭磨奴年纪不大，却是大赌家。他自幼跟随金发妖丐苏和到处做那“顺手牵羊”的买卖，盗来的金银珠宝除了吃喝以外，大都扔在了牌桌上，他同时也练就了一手高超的赌技。此刻，他听阿柔说那座院子便是赌场，顿时心花怒放，拍手笑道：“哈！妙极！妙极！想不到这碧螺山庄之内，还有这般好去处。阿柔，我们进去，你看看你老公的手段，非他妈的赢它个开门红不可。”

阿柔犹豫了一下道：“公子，赌场上没有好人，咱们还是不去的好。”

谭磨奴赌气道：“好阿柔，小叫化儿什么都依你，这次可不能再听你的。否则，老子真地成了怕老婆的角色，传扬出去，非叫人笑掉大牙不可。小叫化儿今日赌定了！”

阿柔见小叫化儿恼了，心中也大为不忍。暗想：“他天生爱耍，这几日在逍遥宫中，的确把他憋坏了，若不依他一次，说不定他真地会生出病来。唉，不如就叫他去耍一次，散散心也好。”她叹了口气，对小叫化儿道：“公子，阿柔便依你好了。不过，只许耍这一次，以后可千万别再赌了。”

谭磨奴欢喜道：“哈！亲亲阿柔，你这才算是我小叫化儿的乖乖老婆。等一会儿老公赢了钱，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买。”

阿柔摇了摇头道：“我什么也不要，只要你以后学好。”

说话间，两个人来到那座院门前。谭磨奴见那院门紧闭，便上前砰砰一阵猛敲。门声一响，院内的吆喝声立止。过了一会儿，门儿一开，从里面走出两个铁塔似的彪形大汉，冲小叫化儿把眼一瞪，骂道：“哪里钻出来的小王八蛋，瞎敲什么？”

谭磨奴把眼一翻道：“老子是你们祖宗。”说罢，迈步便往里面闯。

“慢着！”一个大汉伸手一拦，冷笑一声道，“臭小子，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容你胡闹撒野？”

谭磨奴嘻嘻一笑道：“这地方有什么稀奇？便是皇帝老儿的内宫，小叫化儿也想来便来，想走便走哩。”

两个汉子听他口气如此之大，顿时一怔，问道：“你是谁？”

阿柔忙闪身向前，对那两个大汉道：“你们两个好大的胆子！这位公羊公子，乃是教主夫人的佳客。”

两个大汉一见到阿柔，顿时把脸色一变，满面堆笑地说道：“原来是姑娘到了，恕小的眼拙，还望姑娘见谅。”

那两个汉子乃是罗祖堂护法展威属下的小角色，见阿柔和小叫化儿在一起，便猜想他一定是教主夫人的宠婿公羊角，顿时满脸堆下笑脸，躬身施礼，诚惶诚恐地齐声说道：“小的不知公子爷到来，多有冒犯，还请公子爷多多包涵。”

谭磨奴大模大样地把手一挥，说道：“罢了，罢了。公子爷我大人不把你们小人怪，肚儿大能撑船。”

那两个大汉道了一声：“多谢公子爷。”起身侍立一旁。

阿柔问：“喂，谁在里面？”

其中一个大汉忙恭敬地答道：“罗祖堂展、褚、程、公孙四位护法。”

谭磨奴一怔，问道：“袁池那臭乌龟也在么？”

“袁护法不在。”那汉子摇了摇头道。

阿柔问：“他们在里面做什么？”

那大汉忙道：“几位老爷正在里面赌钱。”

“哈！妙极！妙极！他妈的，赌钱乃是件最快活之事，你

们为何不肯说？”谭磨奴笑道。

那大汉道：“属下不敢相瞒，只因近日太湖风紧，教主已下令封湖，碧螺山庄内的一切买卖都得关门歇业，不准外人进庄。”

“瞎了眼的，我公羊角是外人么？”谭磨奴骂道。

那大汉忙道：“公子爷是我罗教的驸马，自然不是外人。”

阿柔将脸一沉，问道：“教主夫人既然已下令封湖，禁赌禁娼，你们的主人怎敢不听夫人之令，在此聚赌？难道就不怕夫人知道，按教规严惩么？”

那大汉脸色陡变，额头上浸出汗来，说道：“姑娘说得是，属下怎敢违令不听？不过，我们的赌场并没有做买卖，只有几位护法闲着没事，来此自家玩玩。”

“哼，你们好大的胆子！”

那大汉忙道：“这件事还望公子爷和姑娘多多担待，千万莫叫教主和夫人知道，否则，小的就……没命了。”

谭磨奴哈哈笑道：“你们放心好了，罗祖堂几位护法，都是我小叫化儿的好朋友，我小叫化儿最讲义气，怎会出卖他们？再者，我小叫化儿平生也最喜欢这调调儿，今日来此，也定大赌一番，怎会叫夫人知道？出了什么事，都由我小叫化儿承担。”

两个大汉听他如此之说，这才放了心，忙道：“原来公子爷也好赌，就请您老人家进去玩玩好了。公子爷吉人天相，手气定然不错。”

谭磨奴道：“借你们的吉言，等一会儿我若赢了，定有你们的好处。”

两个大汉大喜，忙道：“多谢公子爷。”

说罢，二人头前带路，领着小叫化儿和阿柔，进了院子，朝后面走去。

这座赌场颇有几分气派，前后三层院子，大大小小的有三十几间房屋，每座屋中，都设有桌椅，桌上摆着各种赌具。此刻，每座房屋的门都紧锁着，静悄悄不见人影，只有后院传来阵阵呼喝之声。

两个汉子把谭磨奴和阿柔领到后院的一座大屋前，谭磨奴站在窗前，探头一看，便见有五六个人正围着屋中间一张檀木大桌豪赌。其中四个人，正是罗教总坛罗祖堂护法展威、褚雄、程秀和公孙雨诗，庄家却是个身着青衫，头扎儒巾，手摇扶扇的一个青年书生。那书生的身后，站着一个头挽丫髻、面白唇红的一个僮儿。

两个大汉正欲进屋向展威打招呼，谭磨奴忙摇了摇头，示意他二人下去。他想先看一看赌桌上的情景和这几个人的赌技再下场，暂不必惊动展威等人。两个大汉会意，悄悄退了下去。

谭磨奴用眼一扫，便差点儿笑出声来。只见罗祖堂四个护法除了展威以外，其余三人都赤身裸体，每人只穿了一条短裤，那模样狼狈至极，分明是已输得一踏糊涂，连身上的衣服都搭了进去。

那青年儒生坐在展威等人对面，手摇摺扇，满面春风得意之色。他面前的桌子上，堆着一大堆白花花的银子，一旁还放着一堆衣物，一望便知那些钱物都是他赢展威等人的彩物。

谭磨奴正欲上前搭话，忽然觉得那青年儒生和那僮儿有些面熟，凝神一看，顿时大吃一惊。

那青年儒生不是别人，正是牵机手南宫仇忍；他身后所立的俊秀僮儿，却是从湖北洞庭君山来此寻父的肖雨莲。

蟹手童丐谭磨奴一见到这两个人，顿时吓了一跳。他万没有料到，此刻会在碧螺山庄的赌场内遇上这两个对头。他想：

“妈妈的，这两个小王八蛋定是来此捉我的。那肖雨莲臭小娘本来便恨我入骨，总想着谋杀亲夫，好与南宫仇忍这小白脸儿私奔，而我又‘顺手牵羊’偷来了她娘的独门兵器响铃镬，他们岂肯罢休？所以，他们便乔装改扮，潜入罗教总坛，想把我捉回去。只是不知他们俩为何不到逍遥宫中找我，却跑到这里和展威等人赌钱。嗯，想必是南宫仇忍这小乌龟也好这调调，一见到赌场便再也走不动了。待赌完钱后，他们再去抓我。小叫化儿遇上这两个小乌龟，可有些麻烦。”

越想心中越怕，便欲拔腿开溜，忽然心中一动，转念想道：“我怕他何来？南宫仇忍这小白脸儿勾搭我老婆，肖雨莲那臭小娘要谋杀亲夫，我小叫化儿和他们仇深似海，不共戴天。遇到仇人便想躲起来，我岂不是成了缩头乌龟？老子乃是混元教主的弟子，我师父陆松坡，乃是名震江湖的大侠，武功天下第一，我这做弟子的也不是熊包软蛋。我若见了这两个小乌龟便跑，岂不是给我师父丢脸？那两个小乌龟武功虽然厉害，小叫化儿打他们不过，但我现在是罗教的驸马，他们俩若要杀我，展威等人也不能袖手旁观。有罗祖堂四大护法助阵，我小叫化儿说不定会报了仇。哼，那两个小乌龟武功再高，我和四大护法联手，也定能大获全胜，班师回朝！”

想到此，谭磨奴豪气倍增。他壮了壮胆，正欲将南宫仇忍和肖雨莲的身份揭破，叫展威等人立即动手，把这两个小贼拿住，痛打他们一顿出出气，忽然又觉不妥，想道：“此时打起架来，这钱便无法再赌下去了。小叫化儿多日未赌，这手儿痒得很，好不容易才遇上这场面，我若一手未赌，便大打出手，可有些不大好玩。嗯，小叫化儿先看看他们的赌技如何，如果

南宫仇忍和肖雨莲认不出我，我便不把他们身份揭破。另外，还可以乘机和南宫仇忍这小乌龟赌一赌。我叫化儿武功虽然稀松平常，但赌钱的功夫却货真价实天下第一。您老子的手段，要赢南宫仇忍，不费吹灰之力。哈！他妈的，小叫化儿今日若能把南宫仇忍的裤子都赢到手，叫他输光了屁股，那才有趣儿，比抓住他们痛打一顿还要解气。妙极！妙极！”他越想越高兴，拿定主意，便站在一旁，观瞧起来。

阿柔见小叫化儿神色变化不定，便悄悄拉了拉他的衣袖，轻声问道：“公子，你怎么了？”

小叫化儿低声道：“没什么。阿柔，坐庄的那个小白脸儿不是好人。”

阿柔一怔，问道：“你认识他？”

谭磨奴道：“那小子是个小淫贼，专门勾搭人家老婆。”

“噢，你怎么知道？”阿柔疑惑地问。

谭磨奴眼珠一转，随口编道：“那小子是我家邻居，他从小便不学好，专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见了人家大闺女小媳妇，便想方设法勾搭到手，是我们那一带人人痛恨的小坏蛋。”

阿柔道：“他跑到这儿来做什么？”

谭磨奴悄悄用手指着肖雨莲道：“阿柔，你看那懂儿是公的还是母的？”

阿柔瞪了他一眼道：“什么公的母的，你又在胡说八道。”

谭磨奴道：“我问你他是男是女。”

阿柔瞪着大眼认真看了看，低声道：“我看，那懂儿好象是个女孩儿扮的。”

谭磨奴点了点头道：“你的眼力不错，那女孩儿名叫阿猫，是我们村阿猪的老婆。那臭小娘是个小淫妇，专爱偷人家老公。”

阿柔开玩笑地说道：“她偷没偷过你？”

谭磨奴道：“那臭小娘曾几次想和我勾勾搭搭，搂抱亲嘴儿，小叫化儿我都看她不上，把她骂了回去。”

阿柔不相信地说道：“她长得那么美，你怎地还看她不上？哼，说不定你们早就好过了。”

谭磨奴道：“胡说。我小叫化儿乃是江湖中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武功天下第一，讨老婆自然要找个好人家的女孩儿，怎会看得上阿猫那小淫妇？再说，她虽然长得很美，但和你阿柔比起来可就差多了。他妈的，那臭小娘给我的阿柔提鞋子都不配。”

阿柔虽然不全信小叫化儿的话，心里仍觉得甜甜的。

谭磨奴继续道：“他妈的，原来阿猫这臭小娘和南宫仇忍这小淫贼勾搭上了。”

阿柔仍不明白，问道：“他们跑到碧螺山庄来做什么？”

谭磨奴假装想了想道：“我明白了，定是这一对奸夫淫妇勾搭成奸以后，被人发现，两个人便合伙谋杀了阿猪，私奔到此的。”

“可是……他们怎么会在此赌钱？”

“哈！两个人私奔，想必是路上把钱花尽了，那南宫仇忍小淫贼赌钱的功夫不错，便来此和展护法他们赌一赌，想赢些钱回去。”

阿柔觉得小叫化儿的话也有道理，探头看了看道：“你说得不错，那小淫贼赢了不少银子呢。”

谭磨奴道：“阿柔，那阿猫的老公阿猪和我是朋友，他的老婆跟小淫贼跑出来，我小叫化儿可不能不管。”

阿柔道：“我们进去把他们捉住。”

谭磨奴摇头道：“不行，那小淫贼武功极高，咱们恐怕打